



从大学路打卡地说起

韩嘉川

大学路与鱼山路的红墙琉璃瓦拐角处，如今已成为网红青年的打卡地，在那里拍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不仅是来过青岛的佐证，更可以在网上博取点赞，赚取流量，致使那个路口常常人满为患，交通受阻。

其实，那个街角在青岛人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地方了。说起来也曾经是“打卡地”，不过不是街角，而是拐过街角，进到鱼山路37号的院子里。那座罗马式建筑虽然掩映在林木之中，但难掩其文艺复兴风格特色，前有高大的廊柱，中为巨型穹顶，柱顶有4个飞翔的小天使……此建筑是当年“青岛红十字会”驻地的一部分，其外侧廊柱上的楹联中有这样的内容：“……由己饥也，由己渴也”，意思是别人挨饿、落水就像自己挨饿、落水一样，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以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里举办过冬季施舍棉衣、粥食一类的慈善活动；曾经看过一张图片，在这个院内人们手拿铝钢瓷盆等器皿，排队领取食物，那好像是1948年的事情。

1953年，青岛市图书馆由广西路迁到了这座建筑里，同时将古迹书库设置在了那面长长的红墙围拢的系列建筑群最后面，当年城市管理者怎样的构想不得而知，但是图书馆却给青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新时期解放思想以后掀起的读书热，一度让图书馆的图书被借阅得出现了书荒；二楼的阅览室总是

人满为患……我那时十七八岁，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几次。原因是虽然有借书证，但由于借书的人多，或者说有些文学类的书被借阅得太多，想借的书往往难以借到。那时，耿林莽先生在二楼的阅览室工作，我来一方面请他到书库里找借到的书，再则有些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向他请教。在这个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月，读书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一种精神周济。

我是在台东新华书店里认识耿林莽先生的，他那时四十多岁，脖子上围一条灰色的围脖儿，戴一顶宝蓝色旧呢帽，说话的声音细而轻，透着南方人的柔弱。因书店离我家不远，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店转一下，尽管那时的柜台书架上几乎没有什书，但毕竟是书店，每次路过我要进去转转，哪怕花一分钱买一份《活页文选》也是满足。我的阅读饥渴触动了耿林莽先生的怜悯之心，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尤其有一次他到我住的楼上找同事开会，在楼梯上遇到我，他问：“你在这里住？”我很高兴地请他到家里坐。从那以后便正式与耿先生认识了。他调到市图书馆后给我办了一个借书证，以满足我读书的欲望。因此，大学路与鱼山路的街角成了我经常走过的地方，鱼山路37号院里的罗马式建筑成了我的精神楼阁与“打卡地”。

我曾经搞过“青岛文学地理”的讲座，讲给中学生们。也是沿着大学路鱼山路的街角往

上讲起，从鱼山路33号的梁实秋故居，展开他

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并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活动以及他写下的“君子国”文章；继而讲校园里的闻一多，讲他继诗集《红烛》与《死水》之后，在这里写出了《奇迹》，被徐志摩称道：“闻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出了‘奇迹’；住在福山路3号教授宿舍的沈从文，他在八关山面南的半山坡上的楼房里，写下了以八位教授为题材的《八骏图》等作品，其中短篇《月下小景》极具青岛城市特色。其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的故事，却是在青岛萌发构思的，翠翠这一人物形象是他在崂山北九水遇见一位清纯少女而获得的灵感。

如果沿着那个街角往西讲述，黄县路12号（当年6号）的老舍故居是重点。那是一座干净而亲切的院落，老舍曾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练武、刀枪棍棒等器具至今陈列在房内。老舍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其《樱海集》《蛤藻集》是与青岛相关的作品。在老舍的文学地图上，青岛是他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理想寄居地（此前他还以教书为主要谋生条件，文学写作还是每个寒暑假的事情）。沿着黄县路往上走，会走到观象一路1号萧军、萧红、舒群故居。萧红在这里写下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再往西，观海二路49号（当年19号）是王统照的故居，像老舍故居一样，这里已经修缮为“王统照文学馆”对外开放。王统照在这里写下了长篇小说《山雨》等名著……

臧克家先生在《〈避暑录话〉与〈星河〉》一文中回忆道：青岛有个颇有点名望的餐馆，名叫“厚德福”，据说梁实秋先生就是它的股东之一，我们在这儿聚过餐。文友中，赵少侯先生酒量最大，家中酒罐子一个又一个。老舍先生也能喝几杯，他酒量不大，但划起拳来却感情充沛，声如洪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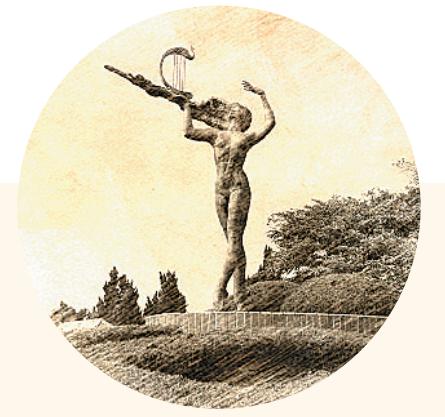
这是当年岛上文人生活的一个片段，说的是1935年夏季共创《避暑录话》的光景。

用臧克家先生的话说：在一次聚餐席上便决定要弄个小刊物出来了。《避暑录话》共出版了10期，发表散文、诗歌、翻译等作品77篇，每周编辑出版1期。“避暑”是双关语，一则青

岛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再则是避开当时所要避开的“气候”。

“厚德福”饭庄据说是北京饭庄的分号，梁实秋先生在北京时经常光顾，来到青岛后对在河南路上的“厚德福”也是情有所钟，尤其有些食材是从北京运来的，特别中先生之意，因而入股做东，在此招待文人好友（据说还在此招待过胡适先生），可谓当年岛上文人的佳话。

就“打卡地”而言，除了具有标志性（无论哪种内涵的标志）的意义外，其背后的故事应该有时空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文人学者在那里写下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在历史的背景上，与当时的地域是依存而生的关系。青岛是一个适合写作与做学问的地方吗？前辈们用他们的文字与行为告诉了后人，供年轻人根据需要与喜好选择“打卡地”……



钩沉逸事

大鲍岛里院知多少

聂惠哲

里院是青岛特有建筑，其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大鲍岛，大鲍岛也由此成为青岛最早的里院聚集区。那么，在不同历史时期，大鲍岛曾存在过多少里院呢？

根据最新研究，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出现具体里院名的史料为1903年2月14日《青岛官报》上的一则传票，该传票中出现了位于大鲍岛山西路的“双鹤里”。这一史料意味着早在120多年前，青岛不仅出现了里院，而且出现了以“里”命名的方式。随着对里院研究的深入，我们虽然无法确定那个时期大鲍岛共有多少里院，但可以确认当时大鲍岛的每一条道路两旁都建有里院，且已确定有近50个里院，如大家熟悉的广兴里、三多里、九如里、存善里、鼎新里、骏业里、太兴里等，皆始建于1914年前。

我们目前能获得的历史上大鲍岛里院的整体信息，主要来自于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几次里院普查。其中，1930—1931年，青岛市社会局联合公安局开展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次里院调查。此次调查以杂院名义开展，其杂院指“凡同一大门出入居住五家以上”的院子。根据调查结果，社会局形成了一份包括391处杂院的《青岛市社会局调查杂院统计表》。大鲍岛区域的里院原则上皆在此次调查范围内，且该区域的调查都发生在1930年。在该次统计中，登记有99个位于大鲍岛的里院。但这一数字并不准确。比如位于河北路的存善里，1930年时已存在多年，是一处康有为生前曾多次造访的里院，但在该调查中并未出现。鉴于1930—1931年杂院调查统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平抑房租，所以像存善里这样纯自住，即不对外出租的里院并未统计在内，倒也不足为奇。但由此可以确定，1930年时大鲍岛至少有100个里院。同时该统计显示，当年大鲍岛已有4处房间数过百的里院，包括广兴里（450间）、双鹤里（115间）、积厚里（114间）和介寿里（104间）。

1935年，青岛市公安局曾在夏、冬两季进行过两次里院调查，两次数据相差不多。1935年夏季，青岛的里院已达600余个，其中登记有115个位于大鲍岛的里院。由于1930—1935年间，很多里院进行了翻建或增建，大鲍岛里院整体的房间数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超过100间的里院已多达9个，新增了平康东里（300间）、平康五里（180间）、安定坊（152间）、泰兴里（150间）等。1937年统计中，青岛仍有里院600余处，其中登记的大鲍岛里院数为113个，比1935年少了2个，整体数量相差不大，大鲍岛房间数超过100间的里院增至10个。

此后，青岛再未有大规模的里院统计。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和1988年的《青岛市公安局街道村庄区划索引》中可以查到部分与里院有关的数据。其中，1965年的数据中，登记有大鲍岛里院名89个。1988年的数据中，只出现了50个大鲍岛里院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很多里院消失了，而是可能很多里院的院名已不为人所熟知。

2022年，青岛市启动城市更新与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大鲍岛为主体的历史城区保护成为攻坚行动“一号工程”。2023年，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开展了青岛市首次里院建筑全面普查。当月5月公布的结果为：青岛市市区范围内现存里院建筑370处，包括市南164处、市北206处。2023年，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在青岛举办，在大会的观摩讲解词中，对大鲍岛区域里院数量介绍为187个，其中市南区102个，市北区85个。这一数量比此前历史上任何一次统计都要多。

青岛历史上，很多大鲍岛区域的里院一直未登记到统计中，尤其是中山路以西的里院，仅登记有不足20个。这也是很多事实上一直存在的里院，却无法考据出其院名和历史的原因。就目前的实地考察来看，可以确定，大鲍岛区域从1930年代至今，一直存在有多于100个里院。与台东、台西等曾经的里院聚居区相比，由于大鲍岛的里院保护得相对较好，这一青岛最后的里院聚居区，也成为青岛最后的里院聚居区。



■时间缠绕
(水彩)
窦凤至

山是水的故事

何效杰

喀纳斯在蒙语中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是额尔齐斯河的最大支流发源地，也是蒙古族图瓦人的唯一聚居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喀纳斯集冰川、雪原、高山、河流、湖泊、森林、草原等各种自然景观于一体，云雾缭绕，林木繁茂，秋季层林尽染，景色绝美，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摄影地”。

我们是从古朴安谧的禾木村前往喀纳斯的，登上白色的游船，蓝天白云下，清澈的湖水静卧在苍翠逶迤的群山中，阳光使湖水泛出镜面般的光泽，并荡漾出绿树秀峰的旖旎倒影。当游船犁开白色的浪花向前时，似一部湖光山色的风景大片拉开了帷幕，彩云萦绕着苍莽的山林，阳光眷恋着晶莹的雪峰，水鸟嬉戏着湖湾的芦荡。

随着船向湖面深处驶去，看到湖水随着光影的移动而不时地变换着颜色，时而青葱如翡翠，时而浓绿似琥珀，时而苍润如碧玉，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美。

秋日雨后的清晨，喀纳斯山谷被云雾遮盖，远近雪峰，当太阳升到一定角度时，在相对方向便逐渐显现出一个半圆形的巨大七色光环，反射出万丈红光，光环色泽随云雾的浓淡变化，时深时浅，时明时暗，整个天空被渲染得绚烂无比，恍如仙境一般，是著名的“云海佛光”佳景。

喀纳斯河迂回蜿蜒于河谷间，波平如镜，在喀纳斯的风景中，最经典的就是“三湾”，即月亮湾、神仙湾和卧龙湾。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或青灰、浅绿、碧蓝或由碧绿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以至于呈现出墨绿色、翡翠色等。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的水准。

富有诗情画意的月亮湾是喀纳斯的标志景点，河床在这里形成几个反“S”状，形似一弯半月牙的新月落入幽深而狭长的峡谷，被称为“月亮湾”，体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神仙湾周围原始森林环绕，是喀纳斯河在山间低缓处形成的一片浅滩，层次分明，风情万千。前面是浓密青葱的草原，后面是雪峰耸峙的连绵群山，临湾有长长的木栈道，似清水平台，让人得以体验连神仙都青睐的海湾之美。

烟雾萦绕的河湾梦幻迷离，绿波浮动中可见天光云影互相辉映。此时，阳光透过云层直照河面，波光粼粼，似洒落了万千珍珠，显得脱俗而飘逸。河湾的树荫下泊着一只无人的小船，似载着无尽的乡愁，悄然地等待着远行游子的归来。

水墨的渲染，草木灵性的滋养，从幽深的月亮湾、明丽的神仙湾到奇谲的卧龙湾，不仅是一次山水时空上的穿越，更是一次景观审美上的惊艳。我爱她的绿意盎然，也爱她的柔婉多情，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有你在身边，就是最美的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遗忘。

有时，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人间仙境喀纳斯是一首婉约的诗，沉醉在云雾中柔情自转，徜徉于碧波里诗心荡漾；她是一个旖旎的梦，研一池秋波碧水，蘸一墨红柳绿，烟雨漫润的，有情愫让人萦绕不去。

风的故事

不期而遇这片海

北塔

昨晚有月全食，在回京的路上，我边开车，边欣赏，不由自主回想起最近一次在青岛亲近月亮的情景。

六月下旬，我曾回琴岛避暑，文友们安排的活动比较多，而且，我要提前离开，去湖北参加诗会——明知炉有火，偏向火炉行。所以我基本没有安排出游，尤其没有去野游。

诗友、导演、朗诵家高云华从媒体上得知我来岛城的消息，立即热情地要为我饯行。傍晚时分，他和摄影家王菁一同开车到金沙滩接上我和小女顺子，说要带我们去一个新去处。我问什么去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是朋友推荐的，他也是第一次去，听说是一个新开发的或者说尚未开发完善的郊野所在。我立即心仪，我偏爱不太完善的人和物，景点尤其如此，有野趣者哉。连云港和王菁两位本地文旅界的文人都没去过的地方，肯定野趣十足。

车子迎着温暖的晚霞，乘着凉爽的晚风，向着郊外行驶，一道道缓坡，一条条弯路，穿过一片片小树林，拐过一块块草地。我虽然从十几年前开始，就成为半个黄岛人，却很少在岛上游串，所以处处感到陌生、新鲜。车子跟着导航，在一片果树林里转了两个弯后，来到海边。

我下车抬头一看，是一扇门——一个门框，没有墙的门。墙是用来堵的，堵住人的出入，所以其量词就是“堵”；而门是用来通的，尤其是这没有墙的门，永远开着。门框旁边矗立着一根木头，上面钉着白、红、蓝等不同底色的五块小牌子。上面的文字，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都用精巧的美术字体。最上面那块写的是“相约这片海”。其下面那块写的是“走下去，就是海边”。我意识到：虽然眼前就是大海，但脚下是一块离海面有好几米的台地，所以，需要往下走，才能达到真正的海边，或者说紧海边，能够对海“动手动脚”的滩涂。

我环顾四周，我们所在的台地上只有极少量简易房，绝大多数是帐篷，少则几顶一处，多则十几顶一处，全都面向大海敞开着口子；这就是一间间包房，方便食客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欣赏美景。这比五星级宾馆的美食多了一道美味。我们赶紧把自带的什物放进其中的一个，主要是云华带来的他私藏的美酒。

云华也是摄影师，而且颇为专业，长枪短炮都随身携带，而且还有三脚架。去年腊月，我跟他一起在新疆阿勒泰采风，即便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林海雪原，即便穿着铠甲一般的厚重外套，他也时常带着这些庞然大物，拍摄雪都

的绝美雪景，包括给我拍了多张留影。他知道我们迫不及待要跟大海亲近，就让我们先去海边，他自己则专心拍摄。

我往下走了几步，就到了平坦的新铺的木栈道上，回头一看，坡上有一块更加有意思的牌子，是用帆布做的，上面写着两个大大的粗野的毛笔字：“去野”。我想，这“野”字应该是动词，大概的意思是“撒野”或“撒欢”，撕破斯文或假装的斯文，过一下哪怕是有点生猛的生活，盛产猛海鲜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的“野”地。我还想，这两个字倒过来读也通，即“野去”。那么，这个“野”字就变成了副词，意思大概是“不那么正经地”或“不那么假正经地”。两个月后，我应邀到塞北去采风，有一位同行文友开的越野车的后面出现同样字体的“去野”。另一个同行文友告诉我，这其实是一个户外运动的品牌名。我恍然明白，“野外”者“野外”也。我们在户内过的是否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户外，就可以有点“野”，甚至“越轨”。这大概是户外运动的真谛和魅力所在吧。

我向着大海走去，到了海滩，才从路标上得知，这里其实还是个渔村，叫作鱼鸣嘴。这个名字也取得让我敬服。嘴大概指的是这里有个小渔港，形似大海伸入陆地的嘴，当然也可以想象为陆地迎纳大海的嘴。全世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样的陆海接吻的地貌命名为“嘴巴”，所谓“入海口”之“口”不就是“嘴巴”吗？

沿途遇到许多“臭名昭著”的浒苔，横七竖八铺排着。乍一闻，没什么腥臭味；乍一看，碧绿碧绿的，还有点可爱；但它们裹挟鱼虾、侵占海滩，侵占我们的固有生存空间，委实可恶。有重型铲车来回作业，把它们一摊摊收拾起来。据说，它们不会被焚烧或填埋，而是会被制作成有机肥，这算是它们最好的结局——有利于人类。无论是多么野蛮的有害的东西，人类总能想方设法废为宝、变害为利。

这处海滩，没有沙滩，只有乱石，或黑乎乎，或黄乎乎，嶙峋的、倒错的、张牙舞爪的、面目狰狞的。我平生酷爱石头，无论美丑，无论正奇，无论棱角分明还是圆润平滑。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头散列在海滩上，似乎是我们走向大海的障碍；但只要我们大胆而小心地慢慢走，还是能穿过它们的夹缝，或踩着它们的头顶，克服这些貌似死硬的障碍。很多人，男女老少，尤其是小孩，都选择停下来，在石头和石头之间，尤其是石头缝里，但凡有水洼的地方，翻来倒去，寻找寄居蟹或小虾米或

太阳才披着霞光悻悻而归。或许太阳知道，我们感情的天平已经彻底偏向太阳——尽管她是那样面目模糊、态度不清。我喜欢并怀念鱼鸣嘴的那片海，那里的游人、汽艇和直升机都还只是乱石之间、骇浪之间和乱云之间的点缀，那是一片还能听到鱼鸣的海，那是一片让我在任何地方看到月亮都会忆起的海。